

產業選擇權不是反商，是正確的招商

劉曜華 副教授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
10/06/2001

一、區域開發影響評估與地方產業選擇權

在美國實施成長管理的地區，開發商提出具有區域影響的開發案(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mpacts (DRI)，投資內容將對區域產業結構、人口分布等有重大影響者)，在審核的階段，州政府與地方行政官員可針對個別需求，提出附帶條件與地方意見，當地方與上級政府有不同意見時，可以透過公正的仲裁機制或者住民自決，決定開發案的通過與否以及開發案應該附帶的條件內容。這是常識，不是特例。

我們最近在新聞媒體又開始看到反商的帽子到處飛，台中縣幾年前嘗試選擇適合地方發展的產業所做的努力，選舉到了，突然又變成反商口號的代名詞，好像一個可能帶給後代子孫恐怖災難的 500 億元投資案，搖身一變又成了經濟發展的豐功偉業。台灣真的不能進步嗎？

台中縣政府希望透過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拜耳公司 TDI 台中港設廠一事，不應該被過去的中央經濟官員解讀為地方政府反商。政府本來就是一體的，我們很清楚地知道，過去國民黨獨大的中央政府，其所主導的產業發展政策明顯偏向經濟成長，忽略地方需求與地區環境特性等元素，以致造成經濟成長與地方發展脫節的畸形現象。部分台灣的地方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很努力學習雙贏的地方產業發展策略。

台灣已經過了高度經濟成長的時期，過去中央及地方官員在台灣加工的口號下，帶動了台灣戰後的經濟成長。未來台灣經濟發展不可能走回代工與加工的時代，基於此台灣早就應該學習挑選適合本土發展產業的能力，各地方的產業發展內容也應該更契合地區特色與未來發展願景。換句話說，台灣未來經濟發展應該跳脫「來者不拒、照單全收」的思維，開始認真思考產業選擇權。

在過去，身為中央最高的經濟發展指揮官，或許個人可以用招商帶來的投資金額及就業機會作為業績的象徵，這點一般人很難反駁。但是身為台灣經濟轉型時期的經濟指揮官，除了良好業績以外，如果不能帶領中央及地方政府找出適合台灣未來發展的產業別，只是一味指責地方行政首長反商影響他的業績，這種態度就

有可議之處。有失必有得，難道在這位經濟指揮官的眼中，失去了拜耳，台中縣就完了嗎？他一定忘了，台中縣在拜耳事件中，以一個小小縣政府力量，清楚地說出台中縣永遠歡迎乾淨產業的發展願景。宜蘭縣可以，台中縣當然也可以。台中縣在中部科學園區爭取過程中的努力，難道這位過去高級經濟掌門人沒有看到嗎？

身為台中縣的行政首長，其實能掌握的人力與財力相當有限，這是台灣縣市政府的宿命。當一個縣長學習挺身為台中縣找出適合台中縣未來的產業而努力，中央的經濟指揮官竟然抱持指責的態度，一付只有對錯，沒有討論的空間。當台中縣長提出全民公投決定類似拜耳這種影響跨越單一區域的投資案時，竟然只得到中央經濟指揮官反商的大帽子。台灣各地的社區總體營造、文化產業、永續社區、綜合發展規劃難道真的只是中央政府官員中，鄉愿的代名詞嗎？這些來自地方的訓練與聲音難道在國民黨官員的心目中，就只是地方派系與地方生態的扭曲嗎？

一個曾經位居中央經濟指揮官的官員，竟然不能允許縣市政府的行政首長根據地方未來發展願景規劃合適、可以永續的產業，竟然不能接受民主政治最基本權利的行使，只會一味跟外界一樣用反商的大帽子詆勉想努力走出地方特色的民選首長，這種心態、這種價值觀、這種狹隘的經濟指揮作戰官，如何帶領台灣走出經濟轉型的契機呢？也難怪國民黨的老大、中央獨大、經濟成長大於地方發展心態會受到選民的唾棄，在台灣民主政治的世代交替中，被淘汰出局。

敗選的國民黨高級官員至今還是沒有覺悟，今天我們在台中縣看到一堆來自台北的高級黨工，住在舒適的旅館裡，每天出入國民黨提名的縣長候選人辦事處提供來自台北的競選口號，我們猜想這些人巡迴全台，重複吹噓著過去執政的經驗與業績，一定很有成就感，但是卻也騙的台中縣在地的國民黨提名候選人，以為他是在選總統，以為台中縣的問題跟台東縣、台南市、台北市的問題一樣。

答案已經很明顯了。當然，台中縣的領導者應該虛心接受招商不力的批評，更努力整合地方及中央資源，創造台中縣更有利的投資環境。但是台中縣的領導者更應該誠實地告訴台中縣人，產業轉型過程中，台中縣不應該回到過去只是世界大公司的加工廠，如果尊重台中縣這塊土地，台中縣應該走出拜耳情結，台中縣並沒有失去 500 億元投資案，台中縣在拜耳投資評估過程中只是很誠實地告訴一個外國來的商人，請更用心說服台中人，你的投資不會帶來世代的浩劫。

很多人以為台中縣政府神通廣大可以輕易趕走一個跨國性公司，其實不然。台中縣政府只是在拜耳事件中學會了挑選適合台中縣產業的寶貴課程。說不，不代表反商。同樣地，說是是是，也不代表經濟發展。在是與否之間，台中縣的大家長在拜耳事件中，誠實地代表下個世代的台中人，我們不會只為了幾百個工作機

會，犧牲他們永久生存台中的利益。沒有 TDI 設廠，台中港區得以保有較低風險的區位意象，這是選擇不要 TDI 才能保有的區位及產業形象。

二、資本主義社會何來反商，只有挑商

產業發展的發動機在生產者，我們不應該假設每個生產投資者都是具有正當心態的投資者，事實上有不少比例的投資者，正確地說只能算是投機者。投資與投機的差別只在一念間，但是不當投資的投機行為，在過去歷史中，我們清楚看到環境被投機者摧殘的後果。

沒有人會反駁投機者與正當投資者有很大差異，因為在表現上他們都帶來就業機會，也帶來經濟投資效益。唯一差別是，所有社會都是變動的，社會發展階段論者清楚指出，現在的不合理可能是過去合理的遺留物，台灣過去經濟快速成長中所忍受的環境破壞被形容為必要之惡，也同時帶給台灣人經濟成長就是主流價值的社會思考。但是隨著污染產業及代工產業的出走，台灣社會已經開始學習挑選產業的能力。挑選權不應該被認定為反商，這是錯誤的指控。台灣各地方政府應該有權利學習，也必須要努力學習如何挑選、如何歡迎適合地方發展的各類型產業，台中縣這幾年在替代能源、航太科技、觀光產業等產業的努力，只有加強的空間，沒有被謾罵的市場。

中央環保官員如果不反商、不能幫助國家社會挑選合適的產業，那這個國家社會就完了。同樣道理，地方行政首長如何沒有挑選產業的能力與權利，那這個地方不但是未來毒窟的候選地區，也缺乏地方自治能力。因此，反商是一個錯誤的動詞，正確的講法應該是產業選擇權，沒有一個國家社會領導者會反對增加就業機會，單純指控反商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錯誤示範，很可悲這個動詞竟然受到媒體重複地使用，成為風潮。試想，身為資本主義社會一員的台灣社會，到處都是工商機會與人才，一個民選首長怎麼可能反商，這種簡化的語言真是小看了台灣日漸成熟的選民智慧。

台中縣在拜耳事件中所做的努力，應該只是產業選擇權的行使，又台中縣最近積極爭取到的中部科學園區及過去努力爭取的航太工業園區，就是後續正確招商所得到的成果，更不用說霧峰的國家地震博物館可能帶來的觀光發展契機。

通過環評不是表示沒污染，拜耳通過二階段環評還有很多的附帶條件。附帶條件沒有被實現等於沒有環評，將焦點放在通過環評，只是故事的一部份。將焦點放在地方政府非法杯葛建造的發放，嚴重侮辱台灣地方自治的精神。

地方行政首長再面對中央及來自各地區威脅利誘時，如果只是隨波逐流，穿鑿附

會，不但對不起選民，也對不起未來世代。台中縣政府在拜耳事件中所展現的魄力與決心，不是反商，是一個有使命感的行政首長負責任的具體表現。對台中縣人而言，學習說「NO 不」的權利已經付出不少代價，但也為台中縣未來正確招商立下很好的示範。

三、歡迎拜耳投資台中科學園區

一個尋求進步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反商，台中縣政府歡迎擁有 350 多家分公司、11 萬多名員工的拜耳公司投資台中科學園區。台中縣更歡迎拜耳公司在製藥、生化科技等方面的成就可以在台中科學園區立足生根，成為台中科學園區的真正模範生。